

林家成 著

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大陆，只要强大，
便可以拥有世上最好的一切……

【下】

绝色大陆





第四十章 弄巧成拙

钭这句话，令得众人同时一怔。欧阳宇愕然地看着他，她虽然对这些不是很懂，却也知道，冰煞为了今天，必定做过很多安排。既然如此，他怎么会让自己最重要的两个臂助出现窝里斗呢？

在欧阳宇怔忡间，流蓝哈哈一笑，笑吟吟地看着钭，声音轻快地说道：“啧啧。居然连一直淡情薄性的钭也动情了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这样一来，我对妖女的兴趣更大了。”他这句话分明是挑衅。

柳微笑地看着这一幕，对上钭的时候，目光中流露出一抹期待。

可众人没有想到的是，钭却是老神在在。他淡淡笑了笑，在流蓝的身上略一扫过，便专心地看向欧阳宇。众人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有见他再开口，不由有点失望：怎么不争吵了？

流蓝也有点失望，看了钭一眼，转头定定地看向欧阳宇。他侧着头，对着欧阳宇左瞧右瞧，一脸的好奇。

钭的出现，让柳和希狩以及欧阳宇都有点想不通。柳狐疑地看着钭，实在不明白他怎么会和冰煞走到一块。

欧阳宇也不明白。这时的钭，双眼定定地放在她的身上。他的目光清澈至极，目光中流动的光芒，她有点看不明白。事实上，在钭的面前，她常有种展不开手脚的感觉，自相处后，也对他有种隐隐的敬畏。因为这两点，她在钭的面前没有办法自信，所以对上他的眼神，她是一点也不敢去猜测其中蕴含

了什么。

欧阳宇的手动了动，就在这时，希狩忽然开口了：“轩大人，为何与这个浑蛋走在一起？你准备对付欧阳宇吗？”

希狩所问的，正是众人都想知道的。不管是柳还是欧阳宇，都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上见到轩，都很想问出这句话来。

听到希狩的问话，轩淡淡一笑。金灿灿的阳光完全打在他的脸上、身上，他站在那里，是那么醒目，可是他这一笑，却让欧阳宇有一种透着玻璃看人的感觉，总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会在阳光下化去。

轩嘴角微掠，有点冷地笑道：“何必明知故问？不管是柳大人，还是希狩大人你，都已把妖女视为自己的私宠。既然我们没有合作的可能，轩自然得另寻法子来得到她了。”他转过头，深深地凝视着欧阳宇，轻轻地，诵叹般地问道：“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你，我的心已经乱了。欧阳宇，你可有想我？”

啊？他居然在这种场合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问起这个来？这，这不应该是私下里，花前月下时倾诉的吗？欧阳宇给愣住了，轩这话，分明是情意绵绵，他分明是在向自己倾诉着他的相思。可是不管是现在这种场合，还是他所开口的时机，都令得他所说出这句话带着某种戏谑。这种戏谑，令她分不清他的心意是真是假了。

对上欧阳宇愕然的表情，轩眼皮微敛，低低地叹息了一声。他这叹息是无声的，目光中闪过的失望也只是一闪而逝，根本就没有让众人看到。

“啪啪啪——”一阵清脆的掌声响起。

众人顺着掌声看向流蓝，却见他眉开眼笑的，好不开心。那一双丹凤眼清澈而幽黑，眼波如水，两道剑眉高挑，带着某种戏谑。他鼻梁高挺，樱红的薄唇向上扬起，露出嘴边的两个酒窝，使得他的笑容更是灿烂。

流蓝一边鼓着掌，一边开心地笑道：“有趣，当真有趣。冷性无情的轩，居然会当着众人的面说这种情意绵绵的话来，真是令人想不到啊，真是想不到。哈哈，只怕传出去后，世上的人都会大吃一惊吧？早知道妖女身边会发生这么多有趣的事，我早就跑过来凑热闹了。”他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一脸的笑意。

冰煞站在屋檐，僵硬冰冷的脸上慢慢地扯开了一个笑容。他银色的眼眸荡出一抹得意后，说道：“流蓝大人，这样的场合还是小戏码呢。”他目光掠向柳：“这里还有柳大人呢。柳大人不但想一统天下，还想独拥千年一现的妖

女，这可是需要莫大的智慧和操纵能力的。如此盛况百年难得一遇，流蓝大人你自诩看尽世间热闹，如这么大的热闹不凑上一凑，岂不是会很可惜？”

这话一出，柳的脸更黑了。他这次前来，是冲着希狩和欧阳宇的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冰煞会在这里拦上自己，而且还带上了流蓝和钎。这样的架势，已超出他的安排和计划。

目光在希狩的身上划过，柳暗暗忖道：就算加上希狩，硬碰也不会是流蓝等人的对手。想到这里，他的脸上流露出一抹痛苦和犹豫来。他是聪明至极的人，只是片刻间，便已想好了破解目前的局势的最好的，而且是唯一的法子。

那法子就是利用欧阳宇。

既然流蓝、钎、希狩，都是冲着欧阳宇而来，那自己只要略加挑拨，稍为动作一下，便可以引开他们三人。到那时，自己唯一需要面对的只有冰煞一人，可以说完全有胜算。可是，他先前已经利用过欧阳宇，而那两次的利用，她的反应都极其强烈，强烈到现在还对自己不理不睬。再说，自己也答应过她，绝对不再做这种事。

现在挑拨两下是挺简单，怕就怕只怕这话一出口，欧阳宇便从此对自己绝望，从此后，会完全把自己视为陌生人。想到这里，柳的心蓦地一疼。他的胸口又是绞痛，又是闷堵。他有点不敢想象，如果欧阳宇从此再也不理自己，从此以后，自己与她再也没有交集。他实在是想也不敢想，这个可能只要在心上略一浮出，心口便是一阵堵闷和绞痛。

一时之间，柳的脸色青白交加。站在他身后的众王子侍卫，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自家主人身上，这时已发现了他的表情和目光都有点不对劲。众人担心地看着柳。

冰煞并不明白柳的犹豫和挣扎，他一席话说出后，便看到一向镇定自若的柳显出这种犹豫和痛苦来，不由心中大乐。他哈哈一笑，冷硬地说道：“啧啧，我们的柳大人畏惧了。流蓝大人，钎大人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不可一世的，总想着一统天下的柳大人，现在害怕了。哈哈，他害怕了！”

冰煞的笑声，冷硬而嚣张，那远远传出的声音中，含着无比的得意和怨恨。

在他的大笑声中，欧阳宇诧异地转头看向柳。她刚一转头，便对上柳深情而痛苦的眼神。他正用那双乌黑纯净的眼眸，深深地凝视着她，眼神饱含深

情，表情带着挣扎。

欧阳宇诧异地看着柳。她眨巴着大眼，抿着小嘴，纳闷地打量着他。柳白嫩的脸上，正眉头微结，她甚至可以感觉到，他的牙齿正微微咬紧。那乌黑的眸子中，流荡着她怎么也不明白的表情。他似乎很挣扎？难道他真的害怕了？不可能，柳怎么会害怕？可是，他的表情为什么这么痛苦？

她慢慢转回头，把视线放在前面，很认真地看着流蓝那艳美的脸。可是，她的双眼明明是看着流蓝的，柳的表情和眼神，却清楚地浮现在她的眼眸中，那么清楚，那么挣扎。

咬着下唇，欧阳宇不由自主地忖道：柳怎么了？他真的害怕了吗？想着想着，她又无法自制地转头看向柳。这一次，柳并没有看向她。他正眉头微结，心思沉沉地望着前方。

欧阳宇咬了咬唇，终于提步向他走去。两人相距本来不过十来步，欧阳宇磨蹭着，也不过是片刻间便来到了他的身边。

感觉到欧阳宇的走近，柳侧过头来，错愕地睁大眼，欢喜地看着她。

欧阳宇走到他身前，垂下眼帘，目光注视着自己的脚尖，低低地，轻轻地问道：“你刚才怎么啦，好似不舒服一样？”

柳的大眼一弯，欢乐像水一样在眼中荡漾。他的手向下一伸，迅速地把欧阳宇的手握紧。他握得十分紧，紧得还有点微微的颤抖。

感觉到了柳的激动和欢喜，欧阳宇的心中却微微苦涩起来：欧阳宇啊欧阳宇，你明明发过誓的，你明明决定了不再理他的。怎么看到他的表情不对，又忍不住上前来来了？

柳握紧她的小手，声音略有点激动地低声说道：“宇，你在担心我？”

欧阳宇没有回答。她是想否认的，可是她觉得此时此刻，自己的否认毫无意义。

柳低笑道：“我的宇真的在担心我，我太欢喜了。我真的好欢喜，宇，你感觉到了吗？”

欧阳宇长长的睫毛扇了扇，左手伸出，慢慢地把他握紧自己右手的手腕给扯开。手指在碰到他温热的手掌时，她的心怦然一跳，可只是一瞬间，一股气苦便又盖住了心跳。

把他的手恨恨地扯开，欧阳宇退后半步。她站在原地略一犹豫，便抬起头

转身向回走去。才走了一步，柳刷地伸出手扯向她的手臂。可就在五指刚要扣上玉臂时，他的手无力地朝下一沉，任由她离开了。

望着她越行越远的身影，柳的脸上重现那挣扎的表情。他挣扎地想道：有没有别的法子？如果我再次利用她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利用，她也不会原谅我的。宇本来还对我有情，我只要再犯一次错，她就会完全投入希狩的怀抱。

欧阳宇一直走到希狩的身边。她垂下眼帘目光看着地面，她知道，希狩正在看着自己。她闭了闭眼，吸了一口气后，抬头看向希狩。

四目相对。

希狩的眼神很温柔，他轻轻地、温柔地冲着欧阳宇说道：“宇，我很开心你又走到我身边来了。”

欧阳宇本来以为他会很失望的，她以为他会怪自己三心二意的。希狩的这个反应，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，他居然如此温柔……他的要求居然如此之低。他居然只要自己重新走回到他的身边，他便这般欢喜。

慢慢地，欧阳宇展开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她眼波如水地冲着希狩笑着。看到她的温柔笑容，希狩大是欢喜，傻乎乎地咧嘴回以一笑。

看到这一幕，冰煞冷冷喝道：“哟，妖女和希狩大人的感情似乎很好啊。啧啧，真看得出来你们之间还很郎情妾意的嘛。”

希狩慢腾腾地抬起头来，对上冰煞的双眼。他杀气腾腾地瞅了冰煞一眼，蓦地放声一笑。

本来众人之间的气氛便很是紧张，他突然这么一笑，众人都是一惊。

希狩的笑声慢慢收住，目光扫过钗，扫过流蓝，忽然朗声叫道：“作为天下间人人皆知的风流雅致的人物，两位大人不觉得和冰煞这样的人混在一起，对妖女进行威逼陷害，是很无聊的行为吗？在这里，柳大人和冰煞大人欢喜的是天下权力之争。而我们呢，我们想要的只是妖女。大家原本就兴趣不同，又何必强行凑合？不如我们离开这里，让柳大人和冰煞大人一决胜负？”

说到这里，希狩哈哈一笑，语气豪迈地说道：“我希狩喜欢妖女，便会堂堂正正地接近她，求得与她长相厮守。”

这话一出，冰煞脸色一变。柳诧异地转头看向希狩，表情复杂。欧阳宇则是一怔，她纳闷地看着希狩，有点不明白他说这些话的意思。

只有柳，他的心中激起了滔天巨浪。他盯着希狩，暗暗想道：他为什么要

帮我？他明白，希狩这话，完全是在帮自己的大忙。只要把钎和流蓝拉走，区区冰煞，他柳又何惧哉？可是他实在不明白，希狩为什么要帮助自己？他的性格狂傲，又一直与自己争夺着欧阳宇，现在自己处于如此被动的处境，以他的聪明，不可能没有看出来。他为什么不落井下石，反而还助自己一臂之力？为什么？

柳实在是想不明白。

除了欧阳宇，在场的都是聪明人，他们都听得出来希狩这一席话的意图，他们也都不明白。

希狩嘴角带笑，表情略带嘲弄地盯着钎和流蓝，等着他们的决定。

感觉到欧阳宇纳闷地看向自己的目光，希狩的心中微微一苦：宇，我知道你还舍不得柳，你还念着柳，你还不愿意让他受到伤害。是不是，他如果有什么不测，你会很痛苦很伤心……既然你舍不得，那我就助你一臂吧。

流蓝侧过头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希狩和柳，片刻后，回头眺向钎，含笑道：“钎大人以为如何？”

冰煞脸色铁青，他听流蓝这话中的意思，竟然是颇为心动。

钎错愕地盯着希狩。半晌后，他哑然笑道：“怎么才区区数月不见，尊者大人居然成了情种了？”

钎的话总是一针见血。本来众人还没有很明白希狩突然说出这番话的意思，被他这么一提醒，众人顿时都迅速地明白了其中的关要。

欧阳宇想了想，也明白过来：希狩这是完全在为自己着想啊。她抬起头，傻傻地看着希狩，忽然之间，她的眼睛有点酸涩起来。抿紧唇，她握着希狩的手紧了紧。

感觉到她的手在用力，希狩低下头看向她。

欧阳宇低头片刻后，慢慢地抬起头来与希狩的双眼相对。对上他乌黑的、询问的双眼，她忽然嫣然一笑。她笑靥如花地看着希狩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啊？

欧阳宇的声音很小，不过她一直是众人关注的中心。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刷刷刷几下，众人齐齐转头看向她与希狩。

欧阳宇抿紧唇，眉心微微皱起，瞬间又舒展开来，再次冲着询问地望着自

己的希狩展颜一笑。

一笑过后，欧阳宇抬起头，对上轩的双眼。

轩白衣凌风地站在屋檐上，俊美的脸上显出一丝不快，盯着他们。

欧阳宇对上仿佛随时会随风化去的轩，提高声音，说道：“轩大人，我知道，你接近我，只是想历练，想突破情关而已。可是以你的骄傲，你难道不觉得和众人一起，争夺一个女人是十分无聊的行为吗？突破情关，并不是一定要与女人相处才行的。以你现在的状况，如果能见到我的面容，看到我的人，都能像看到树木流水一般毫无所感，那才是真正的突破啊。”她的声音清雅悦耳，掷地有声。

没有人想到欧阳宇会说出这番话来。不管是认识她还是只是听过她名字的人，都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说话。轩更是想不到。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这时候，他们是满腹不解。

欧阳宇却不管了，她看向流蓝，对上流蓝饶有兴趣的、放光的双眼，轻启樱唇，曼声说道：“至于流蓝大人，这世间的名利是非，你从来都是不屑一顾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既然名利都不放在眼里，那如我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又怎么值得大人你放弃逍遥自在的日子，与一些无聊的人争夺呢？这不是很可笑吗？”

啊？众人同时凝眉。这一下，就算是傻子也听明白了，欧阳宇居然是在劝他们放弃对自己的追逐。

流蓝手握着自己的下巴，眨了眨眼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不错，很不错，这话说得很有理儿。”

听到他的赞美，欧阳宇笑了笑，盈盈的目光转到柳的脸上。

柳在对上她的双眸时，俊秀的小脸瞬间阴沉下来。他双唇抿成一线，冷冷地、坚决地说道：“欧阳宇，你该不是也想劝我吧？”说这话时，他目光扫过希狩，这一瞬间，一股强烈的、无以言状的杀机一闪而逝，其中还隐藏着强烈的恨意。

不管是杀机还是恨意，柳都毫不掩饰，这一点也不像平素冷静而理智的他。希狩抬眼与他定定地相对，这时候，一种隐藏的狂喜迅速地渗出心田。狂喜才一渗出，希狩便把它压了下去，他害怕失望。

对上柳的脸，欧阳宇嘴唇动了动，终是低叹一声，闭紧了嘴。她徐徐收回

目光，转头看向希狩。

定定地对上他的双眼，欧阳宇轻轻地、温柔地、波光盈盈地笑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啊？好，好。”希狩握紧欧阳宇的手，任她牵着自己向左侧走去。

看她的样子，是想绕过柳和众人的身后，离开这里。

流蓝哈哈一笑，右手食指搓着自己的下巴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一幕，没有说话。

第一个开口的是钎。他冷喝道：“欧阳宇，站住。”

欧阳宇和希狩同时脚步一顿。

钎的脸色有点发青，向来飘逸的、虚幻的像是会随时化去的身影，这一刻也凝实起来，不但凝实，而且带着丝丝寒气。他盯着欧阳宇的背影，负着双手，开口道：“欧阳宇，你选择了尊者大人吗？这是你最后的决定？”

这句话一出，柳的脸色已黑得发紫，他的身子一晃，俊秀嫩白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了一抹痛苦，那痛苦渐渐地在他的脸上定型，渐渐地使得他整个脸都扭曲起来。他本来的面目是俊秀的，可现在看来却是狰狞而杀气腾腾。

钎很平静。

欧阳宇在他的期待中，慢慢地回过头来。她抬起头冲着屋檐上的钎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清脆地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这话一出，柳的身子一晃，一抹鲜血渗出了他的嘴角，不过马上被他伸袖拭去。

钎神色不动，只是那飘然如仙的身影无比凝实，而那一双总是如隔着雾，隔着烟云的眸子，也带上了几分冷意和死气。

希狩则是一阵狂喜。他低着头定定地望着欧阳宇，双眼明亮至极。与他一样双眼明亮、欣喜至极的，还在站在他的肩膀上的小白狐。小家伙兴奋得一双银眼不停地转来转去，一副很想说话又苦苦克制的模样。

欧阳宇平静地望着钎，她的眼神清亮，嘴角含笑，一脸恬淡地脆声说道：“我已选择了希狩。”接着，她叹了口气，苦笑了一下：“你们都知道，我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在我的世界，我过得平静而快乐，就算有一点点不开心，也是我自找的小麻烦。”

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她在众人的注视中，朗朗说道：“可从来到这个世界

后，我从来没有一个晚上，可以安心地、毫无顾虑地睡一觉。”她目光扫了柳一眼，接着马上移开：“就算有一阵日子，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依靠时，我的心中也是隐隐感觉到不安的。我害怕，我一直在害怕，在担忧。”

众人听到这里，同时瞪大了眼，显然很想不明白，妖女原来一直生活在恐慌中。

欧阳宇再次苦笑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一直以来，不管我跟在谁的身边，也不管是什么时候，我总觉得自己是孤单的，总觉得下一刻，我便会遭遗弃，或被彻底地伤害。”

缓缓地，她把目光转到希狩的身上，眼神温柔似水地说道：“不管是在我的世界的时候，还是到了这里，我最大的梦想，便是想找到一个真正爱我、为我着想的男人。特别是到了这个世界后，我更是渴望找到这样一个人，我想，在他的身边，我一定能无惊无恐地一觉睡到天明。”

欧阳宇平静地说出这一番苦楚时，众男人面面相觑。

钎若有所思地看着她，喃喃低语着：“当真这么无依无着？”这时刻，他的眼眸中罕见地流露出一股疼惜来。

柳的脸色最为复杂，他只是紧紧地盯着欧阳宇，看她侃侃而谈。他的嘴角有些微的抽搐，望着她的双眼中流露出一股似是痛苦似是愤恨的光芒。

流蓝和冰煞也是一脸认真地听她倾诉着。

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欧阳宇抬起头，双眼定定地扫过众人，声音清脆中带着淡淡的苦涩，说道：“各位都是这个世界的大人，是超脱世俗的存在，何不放过我这个异地来的孤零之人？”她向身边的希狩靠了靠，声音放柔：“到了现在，大家其实也知道了，所谓千年一见的妖女之身，可我除了这美貌之外，并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好处。不但没有好处，而且只能带来无尽的麻烦。”

她目光中波澜不惊，缓缓地从柳、钎、流蓝、冰煞的脸上——扫过，朗声道：“我所求的，不过是一方清净地。我和希狩大人离开后，也不会再出现，再给你们的宏图大业制造障碍，何不放我离开？”

话音落地，久久没有人说话。

这是欧阳宇第一次痛下决心，也是她第一次直面这些对她有情或有恨的人，把自己的心事直说清。按她以往的性格，她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直接，这么绝。她也不会这么果断地告诉众人，她选择的人是希狩。

可是，这几年的颠沛流离，辗转四处，身不由己，使得她以往常刻在心中的野心也罢，欲望也罢，甚至虚荣也罢，都已消磨得所剩无几。当然，其中给她打击最大的，还是来自柳的利用。

一直以来，不管是柳的利用，还是钎的冷清，都让她在与他们相处时，始终无法摆脱那种孤寂和无助感，而且越来越强烈。现在她渐渐感觉到，纵似全天下的男人都记挂着她妖女，可真正把她放在心上的，真正让她感觉到被爱的幸福的，已只有一个希狩了。

她不知道，希狩的爱情可以持续多久，她也不愿意去想那个问题了。人生在世，哪里有百分百可靠的人或感情？许多时候还是要赌一赌的。正如一句古诗所说：“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”她现在最大的渴望便是平静而自在的生活，也许，希狩可以给她。

一相话说完后，便是久久的平静。

平静中，欧阳宇微微抬头，侧了侧小脑袋，明眸有点可爱，有点小心地对上希狩，轻启樱唇，小小声、吐气如兰地问道：“希狩，你不会怪我刚才自作主张吧？”她的声音很小，微不可闻。

要是以前的欧阳宇，这样的自作主张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她是想也不会想到要询问希狩，不过现在的她学聪明了。

希狩俊挺的、如刀削出来的五官盛开着灿烂的光芒。对上欧阳宇的询问，他一时只顾着咧嘴傻笑，傻笑了半天，他才胡乱说道：“不会，当然不会，怎么会呢，我不会啊，宇。”

对上他慌乱中带着紧张、激动又快乐的俊脸，欧阳宇甜甜一笑，睫毛如羽毛一般扇动了几下，暗暗忖道：他是真的爱我，至少现在是呢。想到这里，她把希狩的手更加握紧了几分。

现在是众目睽睽之下，两人的小声私语虽然压得很低，可众人都听得分明。对上欧阳宇娇俏的模样，不管是钎还是柳，都是一脸怅然若失。

众人虽然没有开口，可气氛却是紧张凝滞的。欧阳宇在这种气氛中，根本不敢抬头看向众人。

见大家迟迟不语，欧阳宇紧了紧希狩的手，小心地问道：“我们可以离开了吗？”

她的声音刚落，希狩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蓦地，一阵朗声笑响亮地传出，

远远地传荡开来。

大笑的，却是钗。

钗放声大笑着，他缥缈淡然的身影，已是越来越凝实，不但凝实，而且寒气森森，浑然没有了半丝那种随时会化风而去的感觉。他仰天大笑一阵后，慢慢收住了笑声。

他冷冷地盯着欧阳宇，嘴角噙着一抹笑，问道：“这样说几句话便想离开？”

欧阳宇脸色一白。希狩也脸色一凝。

钗垂下眼帘，以他惯有的漫不经心的、淡淡的语气冷笑道：“妖女想得挺好啊，你觉得希狩大人可靠，想跟他双宿双飞，便这么轻描淡写地说出一通话，想凭着这通话就让我们都放你们一马，让你从此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？”他的语气虽然漫不经心，说话的时候却很缓慢，很缓慢，一字一句地吐出。那吐出的平缓字句中，隐含着无边的怒火和酸涩。

欧阳宇怔怔地看着他。在这片刻，她第一次相信了钗对她说过的好几次喜欢着她的话。

钗慢慢地抬起眼眸，冷冷一笑，这一笑，他那张如隐在春山雾水中的俊脸，显得清晰无比，嘲讽至极。他说道：“妖女，你太天真了。你的恐慌如何，与我等何干？你的价值如何，也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。”他目光眺向柳，咧嘴一笑，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光芒闪动：“柳大人，我们对于妖女，都是志在必得。现在她把我们的存在视若无睹，把我们一直以来对她的好也丢到一边，准备弃而逃离，这样的事可不能随着她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欧阳宇的脸色刷地变得雪白。

柳转过头，定定地盯着欧阳宇，他目光灼灼，眼神说不出是太过冰寒，还是太过火热。他冷笑着应道：“她本来便是我的女人。不管怎么样，她只能是我的女人。”他抬起下巴，白嫩的小脸上现出一抹倔犟：“欧阳宇，你并不明白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以前太过疏忽了你，现在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”声音斩钉截铁，果断无比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欧阳宇惨白着脸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：弄巧成拙了。她是真的没有想到，自己一番肺腑之言，会把局势弄得更加混乱。她本来以为，自己绞尽脑汁说出的这番话，也许能打动他们，也许会使得他们在愧疚和不安中

放自己和希狩离开。

可是，她那番话反而使得大家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自己的身上，使得本来可以趁乱离开的她和希狩，陷入完全的被动局面中。

咬着下唇，欧阳宇郁闷地想道：以前父亲和哥哥们老叫我傻丫头，难道我是真的不聪明？

正在这时，啪啪啪清脆的掌声传来。却是流蓝一边鼓掌，一边笑了起来。

他笑得灿烂至极，整张脸都如放着光一样，艳丽中透着俊美，让人一眼看去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。三击掌后，他笑吟吟地说道：“有趣，当真有趣。看来世间的流言有虚啊，天下男人都渴望一见的妖女，居然是个地道的小女子。我说欧阳宇啊，你很傻呢，你要知道，你可是千年一见的妖女，这个大陆上最美的女人。这样的女人，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不会轻易放过，你以为你凭两句话就可以让人放你离开啊？太天真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连连摇着头，口里啧啧连声：“啧啧，真是一个傻丫头呢。”眨了眨眼，他笑吟吟地侧着头打量着欧阳宇，忽然声音一肃，以一种十分正经而小心的语气说道：“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？你露出真容给我看一看，如果我看了没有兴趣的话，我就助你和尊者大人一臂之力，帮你们来对付其他的大人？”说罢，他眨了眨眼，一副兴奋而天真的模样。

“流蓝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怒喝出声的，是冰煞。他站在屋檐上，一直双手抱胸，面无表情、冷若冰霜地注视着这一切。眼看局势越来越如自己心意，柳的脸色青中带着紫，只差没有吐血出来，他的心情实是好得无以复加。可是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节骨眼上，流蓝会说出这么一番荒唐可笑的话来。

流蓝漫不经心地伸手摇了摇，说道：“冰煞大人无须紧张，无须紧张。我这不是还没有看她的真容吗？也许我看了妖女也动了心呢？”

他这话倒是中的。冰煞想起欧阳宇的真容给人带来的心灵冲击，想起即使是自己这样的人，在见到她的面容时，也总是想把她占为己有。如轩这样出了名的薄情之人，现在也成了她的裙下之臣。他还真不信以流蓝那风流而任性的性格，会见到这样的美色而无动于衷。稍为一想，他当下硬生生地把那口气吞了下去。

虽然把气吞下了，冰煞忍不住还是瓮声瓮气地冷喝道：“流蓝大人，你好

在也是一介传奇人物。这出尔反尔、任性行事的性格还是收敛些吧，不然天下人都会笑话你的。”

虽是冷喝，他的语气已尽量温和了，因此这番喝骂实际上也是劝告。

可他这番话才一说完，流蓝便漫不经心地摇了摇手，很自在地说道：“天下人笑话我又怎么样？他们越笑话我越开心。”

听到流蓝这斩钉截铁的回答，冰煞想起他的性格行事还真是如此来，不由郁闷地闭上了嘴。

可不只是冰煞，连钎和柳在内，都对流蓝的抵抗力不怎么相信，也因此一点也不希望欧阳宇露出真容来。现在的局势够混乱了，再加上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流蓝大人，那还真的很不好说。

欧阳宇判断不出流蓝这番话是玩笑还是真心，她眨了眨眼，抬头看向希狩，一脸的询问。

希狩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
欧阳宇扁了扁嘴，有点不甘地想道：冰煞这么紧张，也许这流蓝的话是真的呢，要是是真的，也许我们可以多一个盟友呢。想是这样想，可希狩分明是不愿意，她也不想令他为难。

这时，流蓝瞅了瞅柳，看了看钎，又看了看冰煞和欧阳宇等人，一边打量，一边哈哈大笑道：“今天这局势还真是混乱。我说啊，这样拖下去可什么事也干不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冰煞大人和柳大人，你们都是有野心的，你们先在一边打一架。钎大人和希狩大人便在这一边也打一架。我呢，就当中间人，怎么样？这样很有趣的，我们马上开始好不好？”

这话就没有人理他了。

虽然没有人理流蓝，不过他的话倒是说得不错，现在的局势很有点混乱，在场的五位大人，都互为盟友或敌人，任谁都不能率先动手。这样拖下去还真的不是个事儿。

安静，又是一阵安静。

众人都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阵轻微的“嗡嗡”声从身后响起，渐渐地，那声音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响亮。

欧阳宇回过头，整个人一呆，嘴角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笑意来。就在她的身后，无数的花树花苗中，不知何时起，缠绕着飞出了无数的蝴蝶。数万只

蝴蝶，在阳光下组成了七彩的海洋。它们美丽的羽翼，如同盛开在空中的花朵，那么绚丽，绚丽得令人心醉。

几乎是一瞬间，蝴蝶们仿佛发现了欧阳宇的存在。它们翩飞着，迅速地向她席卷而来。只是一个眨眼，欧阳宇的头发上、衣服上、鼻尖上、眼睫毛上，都停满了这些七彩的精灵。

钎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双眼如电地盯着希狩，冷喝道：“希狩大人，你想干什么？”他知道希狩有招引动物的本事。

钎这句话一吐出，柳和冰煞迅速转头盯向希狩。

希狩显然也有点诧异，他怔怔地盯着变成了人形蝴蝶的欧阳宇，双手一摊说道：“我就算要动作，弄一些蝴蝶来能起什么作用？”

这话也正是众人心中所疑惑的。几个大人都严肃地防备着，可是他们还是想不明白：希狩动这个手脚想干什么？

这个时候，处于群蝶缠绕中的欧阳宇，心情已是无比轻松。她低着头，快乐地望着粘了自己一身的蝴蝶们。小精灵们身上带来的淡淡花香充斥在她的鼻端，如此清幽。而它们是那么可爱，可爱得令她忘记了自己的处境，令她仿佛处于仙境中。她一直紧绷的心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轻松、自在、快乐。

她绽放着笑脸，眼眸中波光闪动，樱桃小嘴轻轻扬起。这时，一只小蝴蝶在她的唇角上轻轻碰了一下，这一碰，她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但她不敢笑得太大声，生怕把这些蝴蝶们给扇到地上去。饶是如此，她口腔和鼻腔中吐出的呼吸之气，还是吹得群蝶站不稳脚，一只只拼命地扑闪着翅膀。

群蝶这一扇，欧阳宇忍不住继续笑着，急忙说道：“别扇别扇，你们扇得我眼花呢。”

她的笑声清脆而温柔，快乐地在空气中飘荡。没有人注意到，就在欧阳宇这句话吐出时，那些蝴蝶仿佛得到了命令一般，齐刷刷停下了扑扇的动作。因为这个突然停顿的动作，有不少在空中飘飞的蝴蝶身不由己地朝地上一坠，飘落在地面上。



第四十一章 钐的选择

这一点，没有人注意到。

欧阳宇歪着头，笑眯眯地望着蝴蝶们，这时的她，浑然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境地，也忘记了所有的烦恼。

众大人疑惑地盯了众蝴蝶一会儿后，察觉不到应该警惕的东西，便慢慢地转移了注意力。流蓝时不时地朝欧阳宇瞅上几眼，一脸的遗憾：看她笑得这么开心，要是以本来面目示人，那一定美不堪言啊，可惜，真是可惜。

冰煞冷冷地盯着欧阳宇，见她笑容满面地与众蝴蝶相嬉戏，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所处身的地方。他暗中哼了一声，忖道：这蝴蝶来得邪门，不管是不是希狩所使，留之对我绝没有好处。想到这里，他重重一哼，右手食指一弹。

“嗖嗖嗖”，三道无形的光芒闪电般射出，带着森森杀气，转眼便冲到了欧阳宇的身前。他这一举动十分突然，希狩一感觉到不对，马上抓着欧阳宇的手肘，把她朝旁边一带。

欧阳宇刚朝旁边踉跄冲出两步，几道低低的尖啸声便从她的身边擦身而过，瞬时，众蝴蝶同时振翅。可它们的翅膀才展到一半，尖啸已至。

欧阳宇刚站稳脚，便急急地回过头去。这一回头，她对上的便是满地的蝴蝶尸体。那些刚才还可可爱地围着她嬉戏的小精灵们，已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。只是一个瞬间，无数的蝴蝶已被冰煞杀死，余下的也仓皇逃去。

欧阳宇怔怔地望着了一地的蝴蝶，抿紧下唇，抬头定定地盯向冰煞。

对上她双眸中的恨意，冰煞冷冷地瞟了她一眼，哼道：“白痴女人。”他一脸的漫不在意，根本就不觉得欧阳宇对他的恨意有什么值得在意的。

见此，欧阳宇郁恨更甚。

站在冰煞旁边的轩，淡淡地扫了一眼欧阳宇，又看了一眼地下的蝴蝶尸体，一脸的若有所思。

欧阳宇咬着下唇，这一瞬间转过无数个主意。每一个主意，她都可以利用众大人对自己的兴趣来围攻冰煞。可是，每一个主意都不可行，她不能再为了一时之快，而让希狩感觉到失望。他对自己真诚，自己也应该学着去真诚地爱他、相信他，全心依赖于他。

压下郁恨，欧阳宇转头看向希狩。希狩对上她的秋水明眸，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个傻傻的笑容，他小心地把她的手掌包好，再小心地把她朝自己的怀中带了带，然后，低低地、温柔地说道：“别怕，有我。”

“嗯。”欧阳宇低低应了一声。

见到这一幕，轩扬声长笑道：“还真是情意绵绵啊，尊者大人和妖女之间的感情，令我都觉得自己成了局外人了。”虽然笑着，他的眼神却是冰冷的。长笑过后，他扫了一眼欧阳宇，再把目光转向了冰煞。

对上站在旁边不远处，抱胸而立、一脸冷肃的冰煞，轩淡淡地说道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啊？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吃了一惊。他可就在刚才，还说对欧阳宇决不会放手的，怎么就说走了？

冰煞对上轩的双眼，他知道，轩这话是冲自己而说的。

冷着脸，冰煞阴森森地喝道：“轩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轩淡淡地望着他，眼神平静无波，脸上隐隐流露着一抹冷意，说道：“欧阳宇虽然不怎么聪明，性格也不讨喜，不过她再怎么不好，也由不得你一再伤她惹她。我现在一点也没有兴趣跟你这样的人合作。”微微抬起下巴，轩沉沉地低喝道：“下一次，我会好好地冰煞大人讨教讨教的。告退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轩不再理会一脸铁青阴森的冰煞，而是转头看向欧阳宇。静静地盯着她与希狩半晌，他的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的嘲弄。感觉到欧阳宇听到自己的话后，脸上现出喜色，他嘴角的那抹嘲笑更加明显了。他右手在胸前一拍，冲着众人微微一礼后，转身便扬长而去。